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六回 第六節

弟兄六人夠奔白蓮寺，蕭銀龍在路上叫道：「黃三哥！咱們這就是捨命交友。咱們六人也不是一個和尚的敵手。在擂台咱們都看見啦，歐陽大義士都被和尚所敗，咱們眾人到廟，可是專為找奚家的小姐，千萬可別打仗，打仗是自找其禍。」說著話過了樹林子，看見十三節寶塔，高聳聳直插霄漢。走到了白蓮寺切近，只聽得風吹銅鈴響的聲音，廟的西面是山，陡壁山崖，廟後距小西湖岸不遠，前面迎門一塊匾，上面寫的是「萬曆重修」。字樣看不甚真切。眾人看完匾，周圍繞了一匝，由西面再向北去，是白蓮寺的後牆，此牆最矮，廟後東西俱是葦塘，北面是一片大樹林。看了看地勢，真是清靜，連犬吠的聲音都沒有。蕭銀龍說道：「黃三哥，廟裡的和尚武藝高強，咱弟兄是兩個一撥，我與黃三哥一撥。」張茂龍說：「我與李煜一撥。」金頭虎一笑說道：「楊香五小子，咱兩一撥。可有一樣，誰探哪兒，可得依我分派。銀龍與黃三哥探東禪堂，張七與李煜探西禪堂，我與楊香五探後禪堂後院。」傻小子這一回為的是便宜，反倒上了當啦。蕭銀龍叫道：「三哥！就這麼辦吧。」語畢，二人由後牆縱過去，由東院向南走。見有廣大的二所花園子，九月初間的時候，一看裡面真有四時不謝之花，八節長青之草。此時正在三更時分，二人進了東禪堂北院，就聽禪堂屋中有法器聲音，燈燭明亮。屋中雖點著燈，可是鴉雀無聲。二位破窗紙往禪堂屋中竊看，見牆上俱畫著武術的姿勢，屋中坐著和尚，手打著問訊，盤膝養神。再看各屋中，有唸經的，有練武的，再向南去是東禪堂的東院，寬闊之甚，房舍甚多，再向南去是東禪堂的南院。弟兄二人走到鐘鼓二樓，輕車熟路又返回來。走到花園子，剛才走到翠竹林當中，粉壁牆咔嚓一響，開了一道木門，打木門裡面轉出一個和尚，手掌著一個白紗燈，出了門回身將門一帶，砰的一聲雙門關閉，此和尚打著燈籠向北去。銀龍低聲叫道：「三哥，咱們跟著他。」到了花園東北角，有十數間見楞見角的大灰棚，由平地起，高有一丈七八，裡邊俱是堆的劈柴，一垛一垛的俱都有八仙桌兒大小，相隔二尺來遠的檔兒。這座廟本是闍廟，長年有打柴的和尚，此廟真可稱的起乾柴細米，不漏的房屋。小和尚打著燈籠在頭前走，二英雄躡足潛蹤在後面跟隨。和尚到了劈柴棚的東北角，灰棚中有三間矮禪堂，內有燈燭之光，門上掛著青布單簾，小和尚站在門外，念道：「阿彌陀佛。」就見由屋中出來一個和尚說道：「師弟你是誠心頑皮，快進來吧。若叫老方丈知曉，焉有你的命在？」小和尚進了屋中，蕭、黃二人躡足來到窗外，打破窗紙向裡觀看，只見東西坐著兩個和尚，裡面有兩個少婦，滿頭的珠翠。方才進來的小和尚說道：「二位師兄跑到這兒樂來啦，我說裡面十三個，怎麼短少了兩個呢？原來在這兒呢。」屋中這兩個和尚說道：「師弟別大聲怪叫的，倘被師祖父知曉，焉有你我我的命在？師祖父在後禪堂，要養一百天銳氣不見天日，吃喝都是四位師叔照料。明天叫你師嫂陪你喝酒，你別胡喊。」小和尚一撫自己的腦袋說道：「師兄許願可得還願，咱們可是出家人，說哪應哪。」蕭銀龍一看這三個小和尚，最大的年紀不過在十七八歲，俱都將頭皮剃的錚光且青。小和尚說完了，轉身打燈籠掀簾出去。黃三太與蕭銀龍見小和尚出來，遂躲在劈柴垛後。小和尚走遠，黃、蕭二人又來到窗外觀看，就聽屋中兩個婦女說說笑笑。黃爺性急，低聲叫道：「銀龍賢弟，我先殺了這兩個和尚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咱為找奚家姑娘來的，趕緊追小和尚，看他向哪裡去。」黃三太耐著性兒，與銀龍追下小和尚去了。只見小和尚仍然來到翠竹林的當中粉壁牆，左手一拉粉壁牆上的銅環子，右腳尖一蹬古銅月牙釘，唬吸一響，雙門開開，小和尚轉身進去，一帶雙門，仍然是粉壁牆，荷葉門就看不見了。蕭銀龍走到近前，用手一摸，牆上平平整整，南面是一片竹林。蕭銀龍晃著火折子一照，此門高有五六尺，寬有三尺，上面畫著福祿壽三星，不知道的決看不出門來。蕭銀龍用手輕輕一敲，門的兩邊俱是磚牆，小俠客叫道：「黃三哥，您在這邊給我看著點，我到那邊看看。」黃三爺點頭，銀龍跨身形上牆，到上面一看，此牆有六尺寬，小英雄縱到牆的東面一看，是一所大跨院，用手一拍當當亂響，俱是磨磚對縫，由西面看是粉壁牆，由東面看是大牆。蕭銀龍縱過了粉壁牆，叫道：「三哥！小和尚方才在劈柴棚那兒所說的有這麼一句話：『十三個剩了十一個啦，原來你們在這兒取樂呢。』」大概那十一個必都在這裡。此牆乃是夾壁牆，上面六尺餘寬。賀大哥未過門之妻必然在這裡，我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？我對這消息埋伏也略知一二，我想裡面必有危險。小弟進來壁牆之中，倘若平安無事，我就不言語啦；倘若有了差錯，說一句不幸的話，小弟若被獲遭擒，或被消息埋伏所傷，小弟必給您一個信，我若是在裡面遇險，必然啊呦一聲，那就是出了事啦。到那時您可千萬別救小弟，您趕緊出白蓮寺，尋找勝三大爺與歐陽大爺，他們二位若來一位，就可救小弟出險。您要麼不這麼辦，您就不是疼兒愛弟了。倘若您不那麼辦，您伸手救我，不但救不了我，您也得饒上。」語畢，蕭銀龍繫綁了一番，摸了摸判官雙筆，左手一抓青銅環子，右腳尖一點底下的月牙釘，就聽咔嚓一響，荷葉門一轉，人隨著門進去了。三太側耳細聽，工夫不大，就聽裡面咯咯咯的聲音，緊跟著童子音，「啊呦」一聲。黃三太擦拳磨掌，咬牙切齒，心中暗想：「我兄弟輕者帶傷，重者殞命。蕭銀龍並不認識賀照雄，都是我的介紹，蕭銀龍為朋友能捨命，我三太豈能畏刀避劍，放下好朋友逃走之理呢？」三太思想至此，勒十字絆，緊英雄帶，左手一拉銅環，右腳尖一點月牙釘，咔嚓一聲荷葉門一轉，人隨著門進裡面去了。三太轉到裡面，腳一觸地，底下四寸寬的接腳石，用腳一點，實地一般。第二層也是如此，這是倒下台階。到了第三層接腳石，黃三太的手可就鬆開門上的銅環子，下到第四層，是平坦之地。原來，地下是一塊轉環板。剛由台階下來之時，正踩在轉軸的中心，這是有尺寸的，再一邁那條腿就踩在板上了，覺著向下一歪，想要向上縱可就來不及了，英雄一抱頭，就覺身落在網兜之上。蕭銀龍叫道：「黃三哥嗎？」黃三太答道：「是我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我怎樣囑咐您？您偏這麼辦，只落得哥倆被獲遭擒。您看看這個窩子，有一丈多深，咱們這是在半懸空的網子裡。您可別動，要一動彈，可有倒須勾，必紮入肉內。」黃三爺此時焉能聽這一套？在網上兩膀一晃，倒須勾果然圍住身軀，串鈴當當一陣亂響，就聽北面上有人說道：「這是哪個這麼慌呀？進了荷葉門，向南一縱六尺遠，就有倒下接腳石。」此地窩子三十餘丈長，一丈二尺寬，若由荷葉門進去，向南縱出六尺遠，就腳踏實地了，有台階可下。小和尚喊著，由北面而來，走到網兜的切近，「啊呀」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原來不是咱們的人。」語畢，轉身回去，與二當家送信去了。這位二當家的就是梅花樁下被勝爺打了一鏢的法慧，小和尚走到法慧的面前說道：「師傅不好了，咱們廟裡有人，是俗家的打扮，還帶著傢伙呢。」法慧說道：「這必是莫老兒在縣裡告啦，官人前來探探。將他們捆上來。」

兩個小和尚答應一聲，出了垂花門，來到網兜切近，伸手摘網，將黃爺、蕭爺二位俱卸下來，然後仍將網掛好。兩個小和尚早將黃、蕭二位的兵刃暗器由身上搜出來，捆綁停當，要攙著黃、蕭二人。蕭銀龍說道：「何必攙著？你就說話吧，哪兒都跟著你走。」於是小和尚每人推著一個，遂說道：「進垂花門吧。」

蕭銀龍一看，四扇垂花門開著兩扇，臨進門的時候，蕭銀龍心細，用嘴巴子一挨垂花門，冰涼，原來此門是石頭的。蕭銀龍在前，黃三太在後，進了垂花門一看，是一個大地窩子，大可容十餘間房子，正北面是北禪堂三間，南面還有灰棚。小和尚將銀龍與三太二人推到三間禪堂之內，裡面坐定一個凶僧，不是別人，正是萬惡的淫僧法慧，禪堂之內擺著一桌酒席，在那裡取樂呢。蕭銀龍進了禪堂之內，是笑容可掬，滿不放在心上，黃三太是怒目橫眉，二人站在凶僧的面前。法慧問道：「你們是哪個衙門的鷹爪？奉何人所派，前來要探白蓮寺？」蕭銀龍聞聽，微然一笑，說道：「你們是有眼無珠，我們是保鏢的。」

法慧一聽是保鏢的，當時面帶怒容，咬牙切齒問道：「你們是哪裡的保鏢的？前來何事？」蕭銀龍說道：「我們是江蘇十三省總鏢局的，南七北六十三省總鏢頭勝英，那就是我勝三大爺。後邊這位家住浙江紹興府，大丈夫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姓黃名三太。」法慧一聽，怒氣衝衝，遂說道：「小輩們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獄無門自來投。原來是勝英的門人。」遂吩咐小和尚道：「將這兩個小輩綁在外面柏木樁之上。」這座地窩子，四外俱用柏木樁作立柱，上面有架，鋪著柏木板，柏木板上就是平地，鋪黃土栽種花草，禪堂外面俱都是柏木樁。惡僧一聲吩咐，將蕭、黃二人俱都捆綁在柏木樁上。

正在此時，就聽又有串鈴響的聲音，進來兩個小和尚，對法慧說道：「回稟二當家的，外面十八尊羅漢殿，又擒著兩個人。掌

院老當家的問他們，原來是十三省總鏢局的，一個叫張茂龍，一個叫李煜。掌院當家的言說：「先將他們幽囚在地窖子之中。」法慧聞聽一笑，說道：「我這擒獲了兩個，也是保鏢的，現在俱都綁在柏木樁上啦，叫他們在一塊作伴吧。」小和尚將張、李二位英雄推推擁擁，來到東面柏木樁之前，頭一位蕭銀龍，第二位黃三太，第三位張茂龍，第四位李煜。剛捆完李煜，就聽夾道又有腳步聲音，黃三太只氣得肝膽欲裂，原來是一個小和尚同著七星真人趙昆福而來。進了垂花門，和尚站起身軀說道：「道友請坐。」老道七星真人說道：「二師兄請坐。」列位，怨不得勝爺尋不著老道呢，原來他跑到和尚廟來了。真是凶僧惡道聚於一處，二人道了寒暄，對坐飲酒。正在飲酒談話之際，夾道外又有腳步聲音，進來一個年輕的僧人，遂說道：「二師伯，現在觀音殿後院禪堂又拿住了兩個人，四師叔、五師叔問了他們啦，也是保鏢的。老當家的有話，一百日之內，無論什麼事都不叫回稟。四師叔與五師叔吩咐的，叫放在地窖子裡。」法慧說道：「這裡柏木樁子上捆著的都是他們同伙，將這倆也捆在柏木樁子上吧。」兩個小和尚將賈明、楊香五由肩頭之上向地下一擲。金頭虎說道：「啊？黃三哥、蕭銀龍你們都早到啦？」賈明又向桌上一看，禪堂的簾子挑著呢，惡道與法慧同桌飲酒，外面看的很清楚。賈明說道：「老道，原來你跑到和尚廟裡來啦，怨不得尋不著你呢。」惡道七星真人念了一聲：「無量佛，二師兄，這小子太壞啦，在古城村，他們將貧道捉住，臨活埋貧道的時候，這小子他還打貧道兩個嘴巴子。若不是二師兄相救，貧道早被群小們害了。」黃三太、蕭銀龍一聽這才明白，原來古城村埋老道的時候，是此賊和尚救去的。

原來，賈明與楊香五探的是後院，二人跳過了大牆，是十間禪堂，正面五間，兩邊各兩間半，都有跨院，北正禪堂可矮。

楊香五、賈明二人都上了西面的禪堂，禪堂下兩對大紗燈，在地上支著，小和尚手提著紗燈，院中兩個和尚比武，有十餘僧人旁觀。這兩個比武的和尚特別，俱是藍布褲褂，白襪開口僧鞋，一個頭上帶黃澄澄的月牙亮金箍，黑真真髮髻飄灑兩肩頭，面如冠玉，齒白唇紅，年在十八九歲，手使黃澄澄的一對亮金如意；一個頭上是白亮亮的銀月牙箍，黑髮髻飄灑兩肩頭，也在十八九歲。這二人是老方丈的徒弟，八大名僧內的兩位弟子。

老方丈無論上何處去，他有四個年輕的徒弟，都是正身的童子，跟隨寸步不離。這四個徒弟伺候完了老方丈，師兄弟兩個在院中比武，帶亮銀箍的是七徒弟法如，手使一條大桿子；帶黃箍的是六徒弟法祥，手使亮金如意。二人在院中比武，亮金如意是摘解撕掙，劈打抓拿；大桿子一丈多長，有胳膊粗，是吞吐撒放，撒步抽身，蛟龍出水，擺尾搖頭。二人真是棋逢對手，在院中來往操演對打。楊五爺一看，暗中伸大指叫好，賈明低聲說道：「楊五哥，有好叫著點。你看大蠟桿子眼看要點上，拿那個玩藝兒一推就出去啦。」楊香五低聲搖頭擺手說道：「你別惹禍。」五爺知道傻小子的毛病，高興就喊。楊五爺遂打瓦簷邊上向下一滾，一手抓著椽子頭，一手揪著瓦簷，雙足踞著一棵椽子，珍珠倒掛向下觀看。就見用蠟桿子的，一抖桿子奔使如意的太陽穴點來，如意向外一崩，「叭噠」一聲，將蠟桿子崩出去了。傻小子低聲叫道：「楊五哥，好厲害！嚇了我一跳。」傻英雄一見無人理他，舉目一看，楊香五沒有了。

傻英雄說：「這小子他哪裡去啦？」就見下邊兩個小和尚，使蠟桿子的前把一高，後把一低，奔使如意的鼻樑上點去，看看點到鼻樑之上，使如意的一矮身，雙如意當的一聲，將蠟桿頭咬住。使蠟桿子的後把向前倒，前把一揚，將使如意的挑起，用力一掄，就聽得唔唔帶風的聲響，使如意的將雙如意一鬆手，落在了塵埃，猶如一個棉花團相似。賈明張口就要喊好，又想起來身在白蓮寺呢，將聲音向回一閉，鼻子眼裡哼了一聲。就聽使蠟桿子的說道：「師兄，咱們休息休息再練吧，我要小解去。」法祥一點頭，法如遂夠奔西禪堂後坡去了。賈明還在房上爬著向下看呢，冷不防由背後一桿子將賈明由房簷之上挑將下來，傻小子由房上落下來，離地三尺來高，一個雲裡翻，方要站穩還沒有站住呢，又在肋梢上斜插柳又是一桿子，將傻英雄按倒塵埃。傻英雄說道：「別按勁，別按勁，小心著肚子。快捆吧，快捆吧。」過來兩個小和尚，一掏賈明的兜囊。小和尚要掏賈明的飛抓，好捆賈爺，哪知道賈爺囊中是空空如也，上白蓮寺來的時候，與店家練笨把勢的借了一口單刀，賈明的兵刃零碎早就入了庫啦。小和尚一掏兜是空的，遂將傻英雄一翻身，解傻英雄的十字絆，好捆賈明。賈明這一仰面，一眼就將楊五爺盯上啦，遂仰手一指說道：「椽子頭上還有一個。」

使大桿子的仰面一看，甩手一桿子奔楊五爺肋梢點去，楊五爺隨桿而落，打算就地十八滾逃走，被人家用蠟桿子一按，過來幾個小和尚，手忙腳亂，四馬倒攢蹄捆好。法祥遂問道：「你們是幹什麼的？」賈明說道：「咱爺們是十三省總鏢局的，老爺我叫恨地無環鐵霸王。那個叫小毛遂楊香五。」法祥、法如二人不敢發落，又不能稟報老方丈，遂與師兄一商議，將此二人暫放在地窖子內，這就是傻英雄與楊香五被獲的根由。

楊香五在第五棵樁子上，賈爺在第六棵樁子上面，小弟兄六位，總算沒白探白蓮寺，總算是開了眼啦。和尚、老道喝著酒說話，凶僧惡道同氣相親，無話不說，惡道說道：「二師兄的絕藝是香砂迷魂袋，可稱天下罕有，古城村救貧道，多虧此物。自從古城村逃走之後，貧道至今落得無立錫之地，幸而來到白蓮寺方得存身。」凶僧說道：「你我乃是知己之友，只管住著，日後再為設法。」二人隨便一談，接談法慧姦淫婦女之事，老道說道：「二師兄多大福氣，可稱身占十美而不亂。」

法慧說道：「道友不知，梅花樁下，老勝英暗算貧僧，打了我一鏢，如今鏢傷尚未痊癒，故不能追歡取樂。提起老勝英來，真令人可恨。」老道說道：「原來如此，還有一件要事，這六個人是勝英的羽翼，今既被擒，但不知二師兄如何處治他們？現在勝英在杭州呢，這六人若逃走一個，走漏了風聲，若被勝英知曉，白蓮寺必然化為灰燼。」法慧聞聽老道之言，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道兄何故長他人的銳氣，減自己的威風？勝英何足為慮？」惡道自知失言，遂說道：「二師兄傷痕未愈，身體必然虛弱。人心這宗東西，能大補元氣，若將六個小輩擒心飲酒，既可補元陽，又可助心氣。」法慧說道：「道兄，我這地窖子每日打掃，地板全都用清水刷了，摘心開腔，血水淋漓，豈不污了禪堂？」老道笑道：「二師兄您不明白，開腔不能夠過去就動手。您這廟裡有的是廚房，廚房有髒水桶，一個髒水桶就可開三四個人的腔，血都流在髒水桶內，地板上一點血跡也不能見。然後叫兩個人將髒水桶搭到葦地裡一倒。」法慧說道：「屍體向外抬的時候，也是血水淋漓。」惡道說道：「二師兄真慈悲，開完了腔就將人大卸八塊，放在水桶之內。先叫人到葦塘裡刨上一個大坑。」法慧仍然猶疑，惡道說道：「二師兄萬不可優柔無斷，倘若走了一個，將消息傳到勝英的耳內，勝英必然勾串官面前來搜廟。咱這廟中現又私藏婦女，倘若破了案，二師兄您擔待的起嗎？蓮花峪林士佩的山寨，被勝英一夜之間將山寨掃平；建寧府的雙龍山猶如銅牆鐵壁一般，都被勝英等所破。二師兄萬勿猶疑。」法慧遂叫小和尚，將六位英雄的發髻俱都打開，綁在樁子上，腿腕子也綁上一道繩子，又打發小和尚去取牛耳尖刀、小刀子、小剪子、髒水桶等物。小和尚由地窖子後地道出去，打花園中的花廳出來，去取應用的對象不表。金頭虎大聲喊道：「雜毛！你太損啦，要宰先宰你賈太爺！」工夫不見甚大，小和尚將髒水桶抬到地窖子之中，小刀子、小剪子，俱都放在六位英雄的面前，油布一塊，搭在水桶之上。法慧說道：「哪位動手？」有一個小和尚手黑膽大，上前說道：「我動手。先開哪一個吧？」老道說道：「由第一棵樁子上動手。」小和尚遂將蕭銀龍的英雄帶解開，將短靠用刀挑了，又將髒水桶放在銀龍的面前，一個伸手開腔，一個提著油布，為的是血濺不了人的身上。老道在屋中告訴開腔摘心的小和尚：「開腔之時，先用牛耳尖刀，由小腹紮進去向上挑，挑到胸口窩，用小勾子，將心向外一勾，放在涼水盆內，然後再由涼水盆中取出來，放在醋盆內，為的是去腥氣。」小和尚聞聽，說了一聲：「曉得了。」手執牛耳尖刀奔蕭銀龍而來。

老道說道：「別忘了用水澆頭。」一個小和尚用涼水給銀龍澆頭，連澆了三次，此時乃九月初間的天氣，冷水這麼一澆頭，蕭銀龍就是渾身直打戰。小和尚問道：「道爺，冷水澆頭取其何意？」惡道說道：「不讀哪家書，不識哪家字。涼水這一澆頭，心中的血就靜了，為的是熬湯時沒有血腥氣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惡道，你太損啦。但不知你將來怎樣報應？」老道吩咐小和尚：「他要再罵街，先將他舌頭給他割下來。」賈明一聽，心中暗想：「別罵啦，人家都受一刀之苦，我弄得兩個死，這是何必呢？」此時蕭爺心中那分難過，就不用說啦，家中的父母，從此不能相見。黃三太、張茂龍、李煜俱都轉睛而視，就是金頭虎的腦袋亂動，他的沖天杵拴不了樁子上。小和尚挺著脖子，用二指一點銀龍的心口窩，中耳尖刀向腹中一遞。六位小弟兄們一閉眼睛，不忍觀看，耳

中就聽撲的一聲，死屍栽倒塵埃，血跡濺出去好幾尺遠。楊香五睜睛一看，並不是銀龍，乃是小和尚躺在地板之上。殺人的這個人，沒有二十年的苦工夫，就練不出這手武藝來。此人是在禪堂上面爬著，殺人的時候，一手執刀，一手扶著禪堂的椽子頭，兩足一蹬上面的地窖子頂板，頭朝下奔小和尚而來。人不落地，刀先奔小和尚脖頸而去，殺完了小和尚，站在地板上，一抬腿將死屍踢出三四尺遠。法慧當時就是一怔，就見此人身穿皮馬褂。您道此人是誰？不是別位，正是歐陽大義士。法慧一聲喊嚷，叫徒弟取過了傢伙。

再表歐陽大義士因何來此處呢？自黃昆、趙得勝殺焦公子與陶氏之時，他與勝爺約會，要探白蓮寺，在白蓮寺與勝爺打對頭。當時勝爺只言歐陽大義士，約自己辦杭州丟婦女的案子，可未敢言明探白蓮寺，一則怕隔垣有耳，二則怕小弟兄們好奇心勝，私自前去，所以並未明言。歐陽大義士自從在雙龍山得了寶劍之後，便到杭州尋找聾啞仙師，舉凡庵觀寺院，莫不進去參觀，當日在黃宅與勝爺說完了話走後，第二日歐陽爺到了長春寺，就聽禪堂之內有人念了一聲：「無量佛，歐陽賢弟裡邊坐。」大義士一聽，心中暗想，和尚廟裡怎麼有了老道啦？

進禪堂一看，正是諸葛道爺，連弼昆長老也在廟中。歐陽爺進了禪堂落座，小和尚獻過茶來。歐陽大義士說道：「雜毛老道，我與你賀喜。」諸葛道爺說道：「歐陽施主，此廟中長老是我的朋友。當著朋友，歐陽施主不要玩笑，貧道何喜之有？」歐陽爺遂將包袱解開，取出寶劍，遞與諸葛道爺，說道：「雜毛你看看，這個東西是哪個王八羔子的？」道爺接劍在手，不由的驚喜說道：「貧道謝過歐陽施主，此劍正是貧道之物。」

歐陽大義士說道：「雜毛你不要謝我，我求你點事。」諸葛道爺說道：「但不知何事？請施主當面言來。」歐陽大義士說道：「現在杭州府出了不少的離奇案子，大姑娘小媳婦在家好好的，明日便將人丟了，遍訪無著。所有杭州著名之地，我都訪遍了，連一點影都沒訪著。現在我要探白蓮寺，恐我一人有失，打算請你去一趟。」道爺說道：「這有何難？施主你先走吧，夜晚我必到，咱們廟中見面。」蠻子遂站起身形，告辭而去。長春寺的掌院僧是白蓮寺壁和僧的師姪，自幼參禪悟道，不好學武，來長春寺掌院，他就知吃齋奉經，是事不問，諸葛道爺與之相善，這位長老名叫法然。法然僧在旁一聽這件事，不由的大吃一驚，遂說道：「貧僧不問世事，諸葛道兄務必調查調查，千萬此事不成為事實才好。」不表法然僧與諸葛道爺閒談，單表蠻子由長春寺走後，候至三更來天，蠻子獨自一人奔白蓮寺，由西群牆而過。他是夜眼，看見小和尚有抬著水桶的，有端著水盆的，還有端著醋盆和小刀子、小勺子的，由花廳裡面下去。蠻子一看都下了地道啦，花廳上面還留著一個小和尚坐在板凳上面，蠻子過去一伸手，將小和尚用點穴法點住，掏出繩子將小和尚捆住，然後一把掌破了點穴法，拾起小和尚的鋼刀，照著小和尚腦袋一刀背，將小和尚腦皮磕破，微見血跡。

小和尚苦苦哀求，遂說道：「施主饒命。」蠻子說道：「我問你一件事，你在此幹什麼呢？這是什麼所在？眾小和尚抬著水桶是幹什麼的？」小和尚也是怕死，遂將地窖子之中擒著六位鏢行之人，怎麼要開腔的事說了一遍。蠻子聞聽打了一個冷戰，又問明白了地窖子的道路，遂掏出一塊紙來，將小和尚的口堵住了，由花廳裡的地道下了地窖子。一看地道這裡面方磚鋪地，走出去一箭來遠，就是地窖子的後門，進了後門奔禪堂而來，一看黃三太等在東面柏木樁子上捆著呢，小和尚正要開銀龍之膛。歐陽大義士一看，禪堂正樹著柏木樁，歐陽爺遂上了灰棚上。一看小和尚方要動手，歐陽爺兩足一踹地窖子的頂棚，將小和尚殺死，站起身來，一腳將死屍踢在一旁。

老道一看，認識歐陽大義士，遂叫道：「二師兄！這就是勝英的左膀右臂。」法慧叫小和尚：「取過來三股烈燄叉。」

小和尚答應一聲，工夫不大，將叉取來。叉桿真有鴨卵粗細，法慧雙手托叉奔大義士而來。金頭虎叫道：「蠻子叔叔！先解開我，咱們爺倆個跟他們乾！」大義士說道：「傻小子，我哪有工夫？」此時惡僧兩手擎叉，奔著大義士叉來，歐陽爺在地道內與淫僧交手，二人戰了三十餘個回合，未分勝敗。此時銀龍也明白過來啦，一看大義士這把刀上下翻飛，無論如何，又碰不著刀。此時惡道在灰棚禪堂門口觀看，遂說道：「二師兄，為何不以拿手的取勝？」老道這一提醒，賊僧這才想起香砂迷魂袋，遂用了一個野雞抖擻，縱出圈外。伸手掏出香砂迷魂袋，聞瞭解藥，奔歐陽大義士而來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歐陽爺本來知道這宗東西的厲害，因為上次在古城村講究過，非本門之藥不能解。歐陽爺此時進退兩難，又要由原路而逃，又得保護著六位小英雄。在一猶疑之間，香砂迷魂袋奔大義士抖來，大義士欲待躲閃，焉得能夠？一晃兩晃，翻身栽倒。法慧僧是洋洋得意，哈哈一笑，小和尚過來將歐陽大義士捆了。

法慧向老道說道：「您看看，白蓮寺向來不殺生害命。您看看，殺一個人就滿地板都是鮮血，簡直道兄你另想一個法子吧。」老道說道：「若是如此，給他們一個快的。當初在古城村他們怎麼埋貧道來著？趕緊叫少師傅們，在廟東邊的葦塘子西面刨一個大坑，越快越好，趕緊將他們一埋就算完事。」淫僧說道：「此法倒省事。」遂派小和尚前去刨坑。人多好作活，不多時將坑刨好，遂回來報告法慧：「坑已刨好啦。」法慧說：「好好。你們將樁子上那六個都解下來，從新捆好了，你們每人找一個，將他們擲在坑裡，愈快愈好，埋完了就算完事啦。」

惡道七星真人說道：「二師兄，勝英的餘黨甚多，您帶著香砂迷魂袋，貧道帶著子午鴛鴦熏魂鍾，咱二人跟隨保護著，以保無虞。」眾小和尚此時已將小弟兄六位，每人扛著一個，淫僧惡道保護著，由地道之中走出，奔後門去埋鏢行老少七位。走地道梯的時候，聞聽花廳中有哼吟的聲音，小和尚用燈籠一照，是自己的師弟被人捆了，遂將綁繩解開了，掏出口中的東西，一問這才明白，是蠻子進地窖子時候捆的。眾人出了白蓮寺的後門，走了幾十步就是葦塘子。來到坑前，頭一個小和尚扛著的是小毛遂楊香五，向下一擲，「撲咚」一聲，將楊香五擲在坑內。第二個小和尚扛著的是鳳凰張七，走到坑邊向下一順，將張七爺頭朝下腳朝上，倒栽著擲到裡面。第三個就是傻小子賈明，臨到坑邊的時候，用盡平生之力打千金墜，小和尚擲了兩次，沒將傻英雄擲到坑內。傻英雄遂大聲喊嚷：「救人啊！救人啊！淫僧惡道要活埋人哪！」七星真人趙昆福，捧著寶劍向賈明唾了一口，說道：「別沒羞啦，喊乾了嗓子也活不了。」

傻英雄道：「那可沒有准，就許喚出救星啦。」此時小和尚又抬起賈明，往坑裡用力一擲，傻英雄仍然打千斤墜喊嚷，就聽東邊葦塘之內，一聲：「無量佛，僧道莫要害人，出家人以慈悲為懷才是。」語畢，縱出葦塘。來者非是別位，正是諸葛道爺。惡道七星真人仗劍迎將過來，兩個老道遂殺在一處。惡道迎面向諸葛道爺便刺，諸葛道爺閃身軀舉劍相迎，趙昆福知道諸葛道爺的寶劍厲害，急忙抽劍不敢相碰。賈明說道：「這可是金頭虎的造化。僧道不能相離，我的師傅必然也來啦。」

傻英雄話音未了，就聽西面葦塘之中，一聲：「阿彌陀佛，你們不要害鏢行之人，貧道來了。」一道白線猶如閃電一般，奔擲賈明的小和尚而來。法慧一個箭步迎上前去，舉叉便砸，弼昆長老閃身形亮劍，兩個僧人也殺在一處。雖然說都是老道，可是一個是姦淫殺害，無惡不為；一個是除惡安良，無善不作，二人殺到一處。老道與諸葛道爺動著手，見小和尚擲不下去賈明，遂著急說道：「一個人擲不下去，還不會兩個人擲嗎？過去一個幫著擲下去快埋呀。」這才又過去一個小和尚。方要動手，就聞北面樹林之中一聲喊嚷：「不要害我鏢行之人，老夫勝英來也！」魚鱗紫金刀一道電光相似，夠奔眾小和尚而來。眾小和尚一看，嚇的膽裂魂飛，人也不向坑裡擲啦，放在地下便跑。鐵鉞也擲了，都奔廟裡跑去。扛著歐陽大義士的小和尚，正將歐陽大義士擲在濕土之上，歐陽大義士一聞濕土的氣，忽然明白，睜眼一看，原來自己被人捉住了，捆綁著擲在塵埃。一運氣力，兩膀一抖，將綁繩抖斷。此時勝爺走到大義士面前，伸手將大義士的腿上綁繩解開，又將金頭虎賈明的綁繩解開。賈明跳下坑去，把楊香五、張七二人的綁繩也解開了。

再說，三老怎麼來的呢？歐陽大義士約好勝爺，勝爺將黃昆師徒打發走了，又叫小弟兄們出杭州府幾十里地再安身，勝爺遂溜達著到了小西關一個素飯鋪門前。向裡一看，聾啞仙師、弼昆長老正在飯鋪裡吃飯呢。勝爺走進飯鋪，聾啞仙師讓道：「勝施主請坐吧。」老哥兒三個坐在一張桌子上，勝爺問道：「你們老哥倆怎麼來到這裡？」諸葛道爺遂將蠻子所約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哥兒三

個從新要了菜飯，吃喝完畢，哥兒三個坐在飯鋪裡閒談。耗夠了時候，聾啞仙師說道：「咱們哥三個到廟裡，專尋找婦女們的下落，不打仗才好呢，老方丈現在廟中養病呢。」哥兒三個談了會子閒話，遂給了飯錢，奔白蓮寺而來。

進了樹林子，席地而坐，閉目養神。天至三更多，聾啞仙師說道：「我進到裡面看看，你們二位在這裡等候我。」勝爺點頭。聾啞仙師在廟裡各禪堂屋中竊看一番。並無婦女們的下落，仍然打廟裡出來，走到西面這片葦塘子旁，就見兩個小和尚抬著一個席捲兒，一個小和尚打著燈籠，手中拿著鐵鍬，三個小和尚說著話向前行走。就聽有一個小和尚說道：「刨深深的坑，七個人啦。」那個說：「師兄，這個蠻子真可惡，要不是香砂迷魂袋，還不准捉得住他，他是軟硬勁的工夫。別看咱們師弟被他所殺，一會兒活埋這群東西，還不就給師弟報了仇嗎？那個梳沖天杵的，捆在樁子上嘴還不閉著呢，我抽了他兩個嘴巴子，他倒沒理會，我的手疼，這東西也不是什麼骨頭？」老道在葦塘子裡聽了個明白。三個小和尚刨坑，說說笑笑不提。聾啞仙師先來到樹林子內，見了勝爺，備言小和尚刨坑埋人之事。」勝爺道：「你先別出頭。等他們埋人的時候，我先出頭，你最後出頭，報你的名姓。」哥兒三位正說著話，就見燈籠的亮光，小和尚扛著人，後邊跟著拿鐵鍬的，也有拿著木鍬的。

道爺遂藏在西面葦塘之中，和尚遂藏在東面葦塘之中，勝爺仍在大樹林中，容小和尚擲金頭虎的時候，道爺由葦塘之中縱出，與惡道七星真人二人接著動手；弼昆長老由葦塘中也出來啦，與淫僧交戰，二人拌住了淫僧惡道，不容淫僧惡道使香砂迷魂袋與熏香錘。小和尚仍然動手埋人，勝三爺由樹林中縱出，一聲吶喊：「勝英來也！」小和尚等望影而逃。小弟兄們與歐陽爺的綁繩俱已解開，大義士抄起了兩把鐵鍬說：「吾要殺和尚！」此時就聽廟中鐘聲響亮，道爺說道：「勝施主快走。」勝三爺與蠻子及小弟兄們先奔東南而去，僧道二人俱都賣了個破綻，也向東南跟蹤而來。走至一個樹林子，勝爺說道：「咱們且在林中休息休息。」眾人進了樹林子，勝三爺大怒問道：「是誰先探的白蓮寺？」黃三太說道：「我們六個人先探的白蓮寺。我歐陽叔父，因為救我們，才被和尚用香砂迷魂袋所擒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你們六個小冤家，幾乎將你歐陽叔父的性命饒上。你們沒有看見擂台上的事嗎？你們六個人也不是一個人的敵手，三太你目空四海，竟敢前來送死。若非遇見我等，你們爺七個的性命休矣。」又向賈明說道：「這必是你領頭來的吧？」賈明說道：「勝三大爺，這回可別怨我們，這個事，凡是咱們鏢行的人，無論是誰要知道了，也不能忍耐。你讓我們出去杭州府幾十里去安身，我們住了一個店，夜間聽隔壁有人啼哭，我們叫店家將他召喚過來一問，才知道是因為失了姑娘，老倆口子要行拙志，這個姑娘是在白蓮寺內為母病燒香去的。好，你這位老先生是誰呀？不是外人，正是賀照雄的岳父。姑娘是賀照雄未過門的媳婦，被和尚隱匿不獻。」勝爺一聽，兩眼冒火，七竅生煙，遂說道：「和尚明明是凌辱我師徒。因為在擂台上動手，梅花樁傷了老和尚，他們知道賀照雄是我的門生，故此將賀照雄未過門之妻隱匿廟中。眾位兄弟們，咱們就此殺奔白蓮寺，一死相拼！」賈明說道：「是不是三大爺，你要知道了，你也著急吧？」諸葛道爺說道：「勝施主且慢。此時天已將明，再說三太他們又沒有傢伙。咱們先回三太等所住之店，到在那裡，勝施主你先與莫老先生見了面，問明白。白天咱們在店中養精神，夜晚再去救人。老方丈雖然破了金鐘罩，他的藝業還在，咱們設法救人，千萬別領頭打仗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今天姑娘丟了三天啦，明天就是四天。豈不誤了事嗎？」道爺說道：「有命不怕家鄉遠。」蠻子說道：「我可怕了那個賊和尚啦。」

勝爺拗不過眾人，只可依著道爺的主意，先回奚家屯。四老六小爺兒十位，黃三太頭前帶路，夠奔奚家店而來，一路無書。

六七里地，工夫不大，已然來到店門。眾人一看，奚家店前站著二人，正是奚掌櫃與奚老者在那裡眺望呢。賈明上前叫道：「莫老伯父！您看越來越多了。」黃三太走上前去，與勝三爺給莫老先生引見了，然後又與僧、道、大義士都引見了。奚老先生呼勝三爺稱為老達官。勝爺說道：「奚老先生，咱們是親家，賀照雄是我的學生，不要如此的客氣。」說著彼此都進了西跨院的上房內落座。金頭虎說道：「奚老掌櫃的，我借您的那把刀，拿著我嫌重，存在廟裡啦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奚老親家不必著急，勝英在三日之內，必將令媛找回。如不幸已死，必將屍體找回。別說是我學生之妻，就是路人，倘有此事，被勝某遇見，也不能袖手。」勝爺安慰了奚老先生一回，又問道：「老親家，您可有度日之費嗎？」莫老者將三太、銀龍贈銀之事，說了一遍，勝爺點了點頭。又說了會兒閒話，奚老者告辭而去，老少十位吃茶用飯，不必細表，準備夜間再探白蓮寺。

不言十位店中之事，單說賀照雄，自梅花樁散後，自己也沒回賀家堡，心中一想：「不如追趕老娘，見了面也好叫老娘放心。」打算已定，遂順著江沿追趕老娘的船隻，追了兩日有餘，將船趕上。賀爺叫船攏岸，水手一看是少東家來啦，兩隻船俱都攏岸，賀爺上了大船，直奔艙中而來。下了船艙，一看老太太正在茶桌一旁坐著呢，丫環在旁伺候。賀照雄跪在母親面前說道：「孩兒不肖，無故累及老娘。」老太太說道：「我兒快起來講話。你們擂台之事怎麼樣了？」照雄叫道：「娘親！我師祖父與老方丈在梅花樁上動手，老和尚被我師祖打下梅樁，梅花樁下一陣大亂。大概是金頭虎、賈明與漢德勇拆擂台，砸死了不知有多少人，我們眾人在梅花樁下逃散，孩兒未敢回家，故此前來追趕母親。」老太太冷笑說道：「兒呀，從今後不可叫小孟嘗君。你師前不地道，擂台出了這大的是非，必然得有被官人捉進官裡去的，你雖不能露一露面，也得暗中托一托親戚朋友，好照應他們。為娘有男女的下人服侍著，我是上你姨娘家去，何言逃難呢？你分明是怕事。為娘不用你惦著，你回去看看，咱們祖遺的家產怎麼樣了？眾人們與你師傅和師兄弟有打官司的沒有？為娘雖不敢比專諸之母，也要學古人教子成名。你下船去吧，不必惦念為娘。」說畢，面向船艙板。賀照雄唯唯而退，說了一聲：「孩兒遵命，老娘多多的保重。」

出了船艙，下大船，由原路而回。在路上思想：「我誠不如我老娘所見之遠。」

一路無事，走了兩日，到了安樂村賀家堡，已經掌燈之時，賀照雄向四外一看，並沒有官人，遂進了安樂村賀家堡。走到自己的門前，舉目一看，十字花的封皮，是錢塘、仁和兩縣所封。英雄長歎一口氣，遂奔雜貨鋪走去，正遇老四在門口站著呢，就聽叫道：「少當家的，這邊來坐吧。」照雄遂走進了雜貨鋪，有賀照雄的管家在雜貨鋪內藏著，賀照雄一見，遂問道：「何時封的門？」老管家說道：「梅花樁散後，老奴遂隱藏在這舖。第二日，錢塘、仁和兩縣派了官人，用梯子進去人，將院內屋中一切的東西俱都上了帳啦，就將門給封了。」賀照雄點了點頭。老西給賀照雄溫了點酒，賀照雄自斟自飲，老家人在一旁站著，賀照雄喝著酒，一看老家人眼淚汪汪。賀照雄叫道：「老主管！何必這樣悲痛？」老家人說道：「老奴有心不說，實在難以為情。」賀照雄說道：「老主管，有什麼事只管說來。」老管打了一個咳聲，說道：「真是上天無眼，不助善人。賀家與莫家並未做什麼傷天害理之事，怎麼俱遭這樣的慘禍呢？」賀照雄說道：「此事有奚家的什麼事？還能滅門九族嗎？」老家人說道：「不是因為咱們這件事。奚老先生昨天到這裡來了，一看咱們這裡大門上貼了封條，老先生頓足痛哭。我叫雜貨鋪掌櫃的將老先生請進來，告以封門之故，哪知道奚老先生家也出了禍啦。姑娘因為老娘的病痊癒，去白蓮寺降香還願，無故的將姑娘在廟裡頭丟啦。」賀照雄一聽，微然一陣冷笑，遂說道：「白蓮寺和尚這是欺壓我等。和尚明知打播之事由我師生而起，俱都住在我的家裡，故此將奚家的姑娘隱匿在廟中。」說著話，喝著酒，悶心酒越喝越勇。壺裡的酒也喝乾啦，自己端起小酒罈子，猶如飲水一般，喝了一肚子酒，將酒罈子拋在地上給摔啦。賀照雄空心喝下酒去之後，酒性大發，天色已到定更之時，小英雄站起身軀，自言自語說道：「賀某沒有別的東西，還有鋼刀一把，可以宰和尚呢。」老家人與雜貨鋪掌櫃的，見賀爺在盛怒之下，也不敢相攔，老家人說道：「少主人多要保重些。」賀照雄出了雜貨鋪，直奔白蓮寺而來。

工夫不大，來到寺後，由東邊的葦塘一走，正走到小和尚刨的坑。未埋成黃三太與大義士等，小和尚將坑的原土又填上啦。賀照雄不知，以為是奚家姑娘已死，埋在這裡了。賀照雄心裡暗想：「奚家小姐，你真稱得起賀照雄之妻。」賀照雄心裡頭思想著，遂由矮牆而過，到廟裡忽然眼前一道黑影，方一定神，黑影兒又不見了。由北向南走了幾十步，黑影又在眼前一晃，賀照雄定睛一看，黑影又不見了。此時賀照雄心裡思想：「莫非奚家小姐冤魂不散嗎？」又一轉想：「哪有異端之事？」

再向前行，只見黑影在前面，離著自己十幾步遠，賀照雄這才知道不是鬼怪，急奔黑影追去。繞了兩道院子，走到花廳前，黑影忽然不見。賀照雄上了花廳，就聽有哼哼的聲音，賀照雄奔聲音而去，原來花廳東邊捆著一個小和尚。賀照雄問道：「你是何人？」小和尚哼了一聲，賀照雄知道小和尚口中有物，伸手將口中的東西與小和尚掏出來，小和尚乾嘔了兩口，遂說道：「好漢

爺，奚家小姐不是我辦的事，是我師傅法慧所為。」

賀照雄一聽，遂說道：「誰問你這些事呢？」小和尚說道：「方才來了一個妖精，將我捆上了，他說您要來了，叫我告訴您，法慧僧在地窖子裡呢。」小和尚將下地窖子的道路，詳細告訴了賀照雄。賀照雄心中暗想：「這也不是哪裡的事？真有妖精嗎？」賀照雄半信半疑，將小和尚口仍然堵上。走到地窖子口兒，一看果然有一塊蓋地窖子的板，已經掀開啦。賀照雄下了地道，晃著火折子一看，此地道是正南正北，賀照雄由北向南走十幾丈，見東面牆上有一個門，此門是假的，與磚的顏色一樣，賀照雄進了裡面一看，是翠竹林。賀照雄心中納悶：「地窖子之中不見天日，哪裡來的竹林呢？」用手一摸，原來是人造的竹子。賀照雄順著竹林中的蜿蜒小道向東走了不遠，聞有老嫗說話的聲音，就聽一個老嫗說道：「姑娘你太不給我們面子啦，四天四夜，我們這樣勸你，你就連一碗水都不喝。你要從了二當家的，一輩子的幸福，吃著不盡。姑娘大了都得出門子，你別說是秀才的姑娘，天上的仙女還下嫁呢，怎麼這樣死心眼呢？你看我們兩個人倒願意啦，誰要哇？我們這個腦袋，只可粗衣粗食，哪有姑娘的福大呀？姑娘啊，從了吧。先喝碗水，壓壓火兒。」又聽有女子的聲音說道：「你們家沒有少婦長女嗎？都願嫁和尚嗎？老乞婆不必多費唇舌。你家姑娘乃是名門之女，再要勸我，我可罵你們。你家小姐惟求一死，你們不叫我行拙志，看守著我也是不行，再有三五天我也不能活了。兩個下賤的乞婆，何必饒舌？」賀照雄暗中贊成，真是不愧名門之女。就聽婆子說道：「這可沒有別的法子啦，打吧，好倒罵上前來了。」就聽皮鞭子叭叭向身上抽的聲音，先前姑娘是潑口大罵，隨後只有哼唉之聲。婆子打著問道：「小賤婢從也不從？你別認著這一回抽死，沒那個事！這是便宜你。」賀照雄心中思想：「我父母給我結的親，自四歲上就都看見過，雖然未曾過門，我不救誰來救呢？」賀照雄正思想著，就聽鞭子打人的聲音，已經沒有啦。賀照雄向前走來，原來是三間小灰棚子，沒有門窗戶壁，賀照雄在外面叫道：「媽媽，師傅請你們去一個呢。」婆子遂由灰棚中走出一個，說道：「哪位師傅呀？」婆子一看不對，原來是一個俗家，手執鋼刀。婆子剛要跑，賀照雄趕奔進前，手起刀落，挾肩帶背，婆子當時倒在塵埃，賀照雄一連剝了幾刀，濺的混身血跡。走到灰棚之中，那一個婆子啣了一聲，剛要向外逃走，被賀照雄一刀刺死。此時賀照雄滿身是血。再看姑娘在棚子北面樑上吊著，倒剪二背，離地約有三尺，身穿藍綢子的褲褂，足下窄窄金蓮。南面有一個藤牀，上面放著一隻箱子，一個皮匣，匣子之內俱是珠翠首飾，箱子之內俱是衣服。賀照雄走上前，左手托著姑娘，右手割斷了繩子，將姑娘托到藤牀之上，慢慢的捶後胸，摩擦前胸。

姑娘腹中咕嚕嚕一響，一口濁痰吐於牀下，「啊呀！」一聲，遂說道：「苦命的奚秀齡。」睜睛一看，一個血人在自己的眼前扶著自己呢。姑娘說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還不下退。豈不聞男女授受不親嗎？」賀照雄說道：「我非別人，我乃安樂村賀家堡的賀照雄是也。」姑娘一聽說道：「原來是賀公子。你到此何干？」賀照雄說道：「我前來搭救小姐。」姑娘說道：「公子此言差矣。我一青年的女子，現在廟中隱藏了四日四夜，豈能腆顏出廟？公子乃詩書門第，禮樂之家，這件事若由你將我救出，我跳在黃河也洗不清了。廟裡凶僧約有二百餘名，縱公子知我，無奈外人多生物議。」賀照雄說道：「心地坦白，怕什麼毀謗？姑娘乃九烈三貞之女，賀某知之已久。我將姑娘救出去，送到家去，我必替小姐明此不白之冤。」姑娘說道：「公子你乃百萬之富，何愁不妻妾滿堂？我唯有速求一死，公子不必掛念。沒有別的，我死之後，望公子念妾被不白之冤，替我報仇雪恨足矣。再者，我只有父母在堂，上無三兄，下無二弟，仍望公子多多照應，妾死在九泉之下，亦感公子之恩。公子你快去吧，妾只有一死，決不能辱了兩家的門庭。」賀照雄說道：「姑娘言之差矣。你我自三四歲定親，那時節兩小無猜，誰沒見誰？你在廟裡的事，我俱都知道，你何必固執呢？姑娘不要多言，我必將你背出此廟。」說著話走上前來。小姐聽至此處，遂說道：「公子不可如此。即讓你背我出廟，你不想想廟裡是多少和尚？倘有不測，妾反累及於你。你只知有妾，竟將你的堂上慈親置之度外？公子速去，勿費唇舌。」賀照雄聽罷，一頓足說道：「姑娘我救不了你，惟有與你報仇就是了。」

賀照雄又仰面說道：「蒼天哪！保佑賀某無恙，將此仇報了。」說罷此話，賀照雄轉身形進了假竹林。

姑娘整理衣服，淫僧所有的珠翠首飾、綢緞衣服，姑娘連看都不看，扶著藤牀而下。姑娘上吊的繩子，離地三尺餘高，姑娘就著那條繩兒，挽了一個套，地窖子之中辨不出東西南北，扶著繩套，大拜了八拜，口中說道：「生身的父母，白生養孩兒一場，父母養育之恩，兒未嘗稍報，兒不能堂前盡其孝道。婆母慈祥，年供柴，月供米，三四年之久，為的是將不孝的兒婦娶過門去，在堂前侍奉你老人家。如今兒婦遭難已死，負了婆母一片好心。」轉身形又拜了四拜，站起來扶著套兒，杏眼之中流下血淚，灑於胸前，將套分開，粉頸一伸，就聽背後有人咳嗽一聲，說道：「姑娘休行拙志，老朽在此。」小姐回頭一看，身背後站立一個大腦袋，頭如麥鬥，身高三尺有餘。姑娘說道：「打鬼！打鬼！」大腦袋說道：「哪有鬼怪？我是勝英的大師兄，前來搭救你們未過門的義夫節婦。賀照雄進地窖子，本是老朽將他引來的，賀照雄不能救出姑娘，老朽故此來救小姐。」姑娘聞聽，遂說道：「原來是大師伯。難女落難在廟裡四天四夜，難女不能出此寺院。您將難女救出，叫他人說長道短？老伯父，您快去救賀公子去吧，難女只求一死。」老劍客說道：「小姐，我要救，救你們一雙義夫節婦。我將你夫妻完全救出去，那才是全始全終。我若獨救賀照雄一人，豈不是半途而廢嗎？姑娘你是賢德之女，賀照雄他是孝義雙全之男，故此老朽才前來搭救你們。姑娘你休要遲誤了時候，賀照雄要與僧人動上手，他的武學可不成，必然被僧人所害，反而不美了。姑娘你賢德不賢德？節烈不節烈？你要賢德節烈，速與老朽出廟，老朽今年八十七歲了。」姑娘叫道：「師伯，賀公子救我，我都不出此廟，您雖然是師伯，素不沾親，我是一女子，怎與師伯逃走？」老劍客一聽此言，有情有理，遂叫道：「姑娘，我是八十七歲的老絕戶，無兒無女，我收姑娘你為義女，我若拿你不當親生的女兒，叫我夏侯商元不得善終。」姑娘一聽，趕緊飄身下拜，遂說道：「不肖的難女逼得義父起誓，倘日後難女得志，若不以義父當作生身的父母看待，叫我必遭惡報。義父受小女兒一拜。」老劍客心中歡悅：「我八十多歲，沒有聽過叫父親的。」老劍客終朝尋茶討飯，酒色財氣拋了三樣半，就是還有點好氣。如今認了乾閨女啦，老劍客可愛了財啦，見姑娘應允出廟，遂走到藤牀前，將首飾放在包裹內，包好了向腰間一圍，將綢緞衣服，一件一件的向背後披，披了七八件。

向地下一蹲，叫道：「女兒這裡來，義父背你逃走。」姑娘這才伏在老劍客背後。老劍客又拿了一件大的衣服，將姑娘向自己身上一纏，遂說道：「姑娘閉眼吧。」大腦袋一晃，身形一搖，唔唔的帶風，穿過假竹林，夠奔地道，由打花廳出去，往正北奔廟的後群牆。前文表過，後群牆矮。老劍客施展八步趕著名的童子功，一縱過了牆頭，要是牆高，背著一個人，誰也過不去。老劍客背著姑娘縱過了廟的矮牆，夠奔廟後東面的大葦塘子。九月間葦子已經落葉，老劍客先將葦子鋪倒一片，又掀過來一把葦子，叫道：「女兒！你扶著這把葦子站好。」姑娘掀著葦子，劍客將姑娘由身上放下來，姑娘站在一旁。老劍客將衣服鋪放在倒了的葦子上，叫道：「女兒你坐下吧，我去救賀照雄去。你可別行拙志，若那麼一來，老夫就枉費一片苦心了。」姑娘說道：「義父，螻蟻尚且貪生，何況人呢？請義父速去救賀照雄去吧。」老劍客放下小姐，再進廟去救賀照雄不提。